水利集

水利集卷第五

大德十一年任監丞言吳松江等處合脩河置閘前後文移牒呈劄照浙西太湖係瀦蓄百川之水而入于江吳松洩太湖之水而歸於海水有所瀦復有所洩所以不至泛溢為民之害也自古以來有志之士未嘗一日敢忘脩治水利之事自歸附至今吳松江日漸淤塞河港塘浦圍岸閘竇闕官整治遂致大壞如遇水潦則一二百低下之膏腴皆為魚鱉之鄉或值旱乾則數百里阜高之沃壤盡成不毛之地水旱小則害小水旱大則害大蓋無以為蓄洩隄防水旱之備故也為此自至元二十八年至大德八年累次陳言蒙

江浙行省保咨
都省計稟欽奉
奏准開挑吳松江淤塞去處仰行都水監與元陳言人任仁發体
同監視開挑務要成就於大德八年十一月初八日興工至大
德九年三月初八日將吳松江故道開通置閘放水注江達海
外不謂大德十年自春以來雨水頻併數月不止河港盈溢又
值數次颶風決破圍岸上源水勢湍急遂於廟涇等處開挑減
水河五道及有吳松江已置石木二閘泄放上水方得退落拋
當年渰沒田圍比之大德七年水災數目止及三分之一切緣
減水河道堵閉生受擬多廣添置閘座未曾准行及有通江達

海河道又行停後不曾開通大德十一年夏雨霖霪水泛溢於
五月初九日依准來牒行下松江府差撥人夫三百名於華漕
閘挑減水河道泄放上源水勢拋節次倩到人夫多係老幼并
婦女貧難不堪勢役之人至五月二十四日纔得開通放水切
詳古者治水之法片時不可少緩若使動工如此稽遲該有不
測風水束手無措豈不悞事咎將誰歸況元言水利須是用工
三年方可成就今來工役未及半年止開得吳松一江置閘三
座其餘通江達海河港並不開浚合置泄水閘座尚未添設澇
水蕩蝕圍岸亦未脩完今擬於元科苗粮着夫一萬五千名內
將一萬名先行放免止存留人夫五千名專充本監撩清工作

每名工役一年免粮一十五石與免里正主首雜泛差役添諸
壕寨分頭管領從本監察其勢之高下度用工力官司供給物
料多處置閘深濶浚河仍督責有司高築圍岸三年之中人
盡則水旱無虞矣有此閑係利害緊切事理合無委自當耿赴
中書省計稟伏憑日後一日遅綫其事不測雨水浩大不惟重
為民害抑且虚費前功今當耿擬到華漕等處堪以添置石木
閘座并展闊淺水港浦處所若不會議呈
省明降行移有司就於元料苗粮夫内存留人夫五千名及堆
垛物料聽候興工必致臨期遅悞不便又准分監牒據閘官張
玉呈切見已開吳松江道面濶二十五丈上源通徹江浙諸山

衆水注於太湖入吳松江以達於海今止造閘三座每閘且以二丈言之三閘止該六丈豈能盡洩水勢照得台州路管下黃岩小州止舊洩溪山些小之水尚然建閘一十有四今吳松江擬合造閘一十有三每閘面濶二丈方可通徹二十五丈之江水一則閘座水緩可禦兜致衝突之患二則宣泄多門可減太湖汪洋之巨浸免傷田禾望乞多差人員相視下源必須置閘去處更造一十座洩去上水誠為便益即令成造閘座恐緩不及事乞從搓先於新開江道之傍華漕等處開挑減水河數處洩世上源澇水農民幸甚准此照得本監先於大德八年十月內與元言人任監丞一同踏視吳松江淤塞去處相視過

開挑說吳松江河道里路并起置石木閘二座見行依時啟閉
江水通流舟楫往來大德十年正月內又行新開元擬吳松江
故道自蟠浦為頭一河濶二十丈深一丈五尺長二十五里下
接新涇舊江入海元料石閘二座抛壞塞許乘呈合從元言人
任武畧指示安置得此為任武畧赴
都省稟事未回差人取發蒙
都省就除本官充昭信校尉本監丶丞前來之任以此移准監
丞任昭信牒呈開挑吳松江故道元擬新涇置立石閘二座依
時啟閉阻遏渾潮卒難成就先置木閘二座已行完備內北木
閘一座為上源太湖水勢衝坍今再相視到小許浦脩造木閘

一座及於華漕置石閘一座就用官有在物料准此備呈中書
省照詳及就委監丞任將信賫呈前赴平章政事提調官阿老
瓦丁榮祿計稟明降大德十一年正月初三日承奉平章政事
提調官劉付該前項合脩閘堪即係干碍已閘河道急務欲便
准擬却緣當職不曾親臨相視已擬安閘地形是否堅牢便益
若便前去即目本省闕官別難區處除委少監程奉政及浴本
省委官一同相視安閘地形是否堅牢便益擬定連呈承此本
監欽詳元奉開挑吳松江事意止從本監與元言人一同監視
若便行移少監程奉政與省委松江賈知府石萬户相視議擬
伏憑差池為此再呈奉劄付委自監丞任將信與已委少監程

奉政本省所委官依已行一同相視擬呈奉此移准分監官以
監程奉政監丞任昭信親旨元擬置閘小許浦華漕二處相視
所擬置閘地形委是堅牢便益呈奉平章政事提調官劄付仰
依已行事理與松江賈知府石萬戶一同相視擬定連呈奉此
為元擬小許浦華漕二處合置閘座已經依奉劄付事理行移
少監程奉政監丞任昭信相視得前項置閘地形委是堅牢便
益擬合用成造石閘物料已奉前平章政事提調官徹里帶祿
欵依收買足備見今上海縣嘉定州收貯聽候若不早為差撥
夫匠安置閘座依時啟閉泄放上源水勢誠恐霖雨不止湖水
泛漲不能通流伏慮為害又恐元收木植等物年深損壞枉費

官錢深為未便又照得大德九年七月初一日承奉
中書省劄付吳松江既已開挑毋致虛費前工因而為患本監
看詳開挑吳松江故道欽奉事意監丞任駱信宜任其事今樊
浦至新涇既已通流一年有餘止是一閘出水況復今春水災
尤甚合從本官所擬添置閘座泄水似望不致虛費前工為此
累呈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提調官照詳不奉明降擬添置石木閘計
一十二座先後作三次安置後看水勢緊急再行擬添置
石閘五座見在物料三座未辦物料二座　木閘七座見在
起除衝損木閘不植二座合添置釘油等物未辦物料五座

第一次安置華漕東河石閘一座用見在物料小許浦東河木閘一座用見在木植添釘油等物封家浜東河石閘一座用見在物料新華南木閘東北木閘一座用見在木植添釘油等物

第二次安置華漕西河石閘一座用見在物料小許浦南河石閘一座封家浜南河木閘一座東西橫瀝斜山前東河石閘一座潘蕩港東河木閘一座

第三次安置東西橫瀝南河木閘一座潘蕩港南河木閘一座張王廟東木閘一座

本擬濬閘河道一十二處

第一次開浚華漕封家浜大盈浦白茅浦
第二次開浚大曹港七丫浪港東西橫瀝
第三次開浚耿涇蔡盛涇潘漕港月河張王廟東河　擬用
存留撩清人夫五千名充造閘開河工後三年以後議擬裁減
　大德十一年六月初三日為開河道閘
　等事牒行監呈省

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太湖是也古人謂太湖形勢如盤盂四維高而中低自大禹平成之後世代相仍經營隨浚千涇萬瀆縱橫碁布脉絡貫通注江達海初非天造地設皆人力之所成者蘇湖常秀之民一歲之計所望者稼穡古者高田則

浚河塘引水以灌之低田則築圍岸坊水以障之一浦一堰皆有關實載之方冊昭然可攷亡宋時吳松一江水勢浩渺綿々不息傳送入海狹處尚二里餘之寬猶不能吞受太湖之巨浸朝建又浚三十六浦以佐之大水一至猶有淪沒之患然則所捐田畝分數有多寡耳況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諺云蘇湖熟天下足國家之利莫大於蘇湖數郡之良田所以有志之士未嘗一日忘脩治水利之事自歸附至今三四十年之間江河塘浦圍岸閘竇缺官整治遂至大壞如遇大水則一二百里膏腴之低田皆為魚鱉之鄉或值旱乾則數百里沃潮之高田盡為不毛之地蓋然以為蓄洩隄防水旱之備故也若水旱小則

害小大則害大是以年年有水旱荒不可畊之田矣愚謂引水之法莫先於開河防水之法莫急於築岸限水之法莫切於置閘三者相為表裏如鼎以足闕一不可縱使止築圍岸不浚河港水無洩處則溝澮皆溢東風則淹湖西之田西風則破湖東之岸故河港不可不浚也若止開河港而不築圍岸或值狂風驟雨無岸可禦一時暴漲水繞入圍農民便有數日車戽之勞稻苗淹浸數日根株必腐故圍岸不可不築也閘竇乃防拓水旱之具過水滿則啟閘竇以泄之遇旱涸則閉閘竇以蓄之又且過往漲潮免致捲沙入江壅塞水道故閘竇不可不設也三者備矣水旱豈足憂哉近年以來議者心心相競喙喙爭鳴含

常而求異弃近而求遠不知三者之備土舉一端所以累行而不效宜乎人之不信也或者便得妄議開河圍岸置閘為淺近為迂濶技蔓其說延緩其事日復日歲復歲不肯盡人力而為之此其所以不能成功也遂至連年淤淀百姓流移之苦良可歎惜或謂水旱專係天時又以蘇州地勢與江水平故曰平江素號澤國不可成田殊不知古人謂天下倉廩之所積悉仰給於蘇湖水田之利且江南水利最為易曉雖三尺之童皆知淇然但浚河港必深濶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遇水旱則有河港圍岸閘竇隄防而兼除之縱有水旱不能為害倘人力不盡而一切歸咎於天時天下寧有豐年耶正東坡所謂此係

人事不修之積非天時之所致也當職華亭人也正居水田旱田交接之際幼而從父兄學稼知見農務水旱之事河港深淺之係諳歷非一日長而從士大夫遊凡治水之良策行水之要法無不參請而講明之仍攷覽水當經營造方各郡誌書云宋會要并范文正公蘇文忠公歐陽文忠公胡安定公單諤郟亶父子諸賢水利之遺文遂秉舟經由太湖百瀆及湖泖蕩漾又出吳松江楊子江錢塘江沿海三沙諸浦河港等處相視地形以望平地平測其勢之高下詢訪故老搜求古跡募工修浚順潮性辨出起首尾十七八年講究備極詳盡知無不為々無不力總得一二試驗可行自至元二十八年至大德八年屢次陳

言得蒙
江浙行省咨保赴
都省計稟欽奉
聖旨節該浙西近年以来屡遭水患百姓飢餓流移不勝艱苦推原
其田蓋因吳松江等處故道淤塞每遇霖雨瀦水漲溢不能通
洩以致渰沒田禾民被其殃今立行都水監專以整治水利相
其地形從宜疏導又一欵開挑脩浚河道委行省平章政事徹
里提調供給又一欵吳松江淤塞去處仰行都水監與允陳言
人任仁發一同監視商議開挑務要成就其餘河道開挑可以
疏浚與脩者本監從便施行欽此于大德八年十一月内根隨

提調官徹里平章與行都水監官軍民官到吳松江淤塞去處此時皆曰潮沙潰陷不可施工或曰江水已高不能流洩如此百端阻惑幸遇徹里平章力排浮議聽從當職與行都水監官商議指分於當月初八日興工至大德九年三月初三日將吳松江故道開通置閘放水注江達海外大德九年畧得豐稔不謂大德十年雨水類併河港盈溢兼值數次颶風決破圍岸幸有吳松江兩閘并減水河泄於水勢所以淹浸田圍比之大德七年水災數日上及三分之一以此論之則吳松江之功亦不小矣縣得當職元言水利須是用工三年方可成就今來工役未及半年止開得吳松一江置閘三座其餘必合整治水利去

處多未興工而二三十年所積之痛豈半年工役所能盡去正謂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也又況今春官司為數十家上戶當夫生受推古息之小恩遽停工役將通江達海河港並不開浚合置洩水閘座並不添役涝水蕩蝕圍岸又不脩完當此積水未除加以霖霪之雨焉得不重為民害也豈不痛哉或者又以開吳松江為無効而竊議之且開吳松一江置閘三座洶湧水勢晝夜不絕流注入海衆所目擊而心知見存而不可隱者以有限之閘泄無窮之水何為而無益也議者若以泄水處少未見全功則可若曰無益於事人可欺天可欺乎譬如人患傷寒証候服藥發汗之後所當時其藥石節其飲食養其氣体則

病可愈若任其所為不加調攝之功鮮有不勞後者為今之計擬從本監察其地勢之高下度用工力官司供給物料多廣置閘深濶浚河仍督責有司高築圍岸如此經理三年人事盡而功效見則蘇湖常秀之田永享豐登之利農民幸甚有此關繫利害事理若不早賜定奪伏慮虛費前功擬此合行牒呈上伏
請照驗備呈
都省鈞詳明降施行

大德十一年六月十九日牒行都水監照得浙西太湖係瀦蓄百川之水而入于江吳松江洩太湖之水歸于海水有所瀦復有所洩所以不致泛濫為民之害也自古以來有志之士未

嘗一日敢忘脩治水利之事自歸附至今吳松江日漸淤塞其餘河港塘浦湖岸閘竇開官整治遂致大壞如遇水潦則一二百里膏腴之低田皆為魚鱉之鄉或值旱乾則數百里沃潮之高田盡為不毛之地水旱小則害小大則害大蓋無以為蓄洩隄防之備也為比自至元二十八年至大德八年屢次陳言蒙

江浙行省保咨

都省計稟欽奉

聖旨節該吳松江淤塞去處仰行都水監與元陳言人任仁發一同監視商議開挑務要成就欽此於大德八年十一月初八日興工至大德九年三月初八日將吳松江故道開通置閘放水注

江達海外不謂大德十年自春以來雨水頻併數月不止河港
盈溢又值數次颶風決破圍岸上源水勢端急逆於崙涇等處
開挑減水河五道及有吳松江已置石木閘二座泄放上水方
得退落拋當年渰没田圍比之大德七年水災數目止及三分
之一緣減水河道堵閉生受擬乞多廣添置閘座當戧於十一
月內依准責監牒文前赴
提調官平章政事計稟去後于今未蒙准行及有通江達海河
道又行停候不曾開通大德十一年夏雨霖霪漲水泛溢於五
月初九日依准來牒行下松江府差撥人夫三百名於華漕閘
挑減水河道泄放上源水勢拋節次倩到人夫多係老幼并婦

如貧難不堪執役之人至五月二十四日纔得開通救水切謂
古者治水之法片時不可少緩若使動工如此稽遲設有不測風
雨急於整治使人束手無措豈不悞事咎將誰歸照得當職元
言水利須是用工三年方可成就今來工役未及半年止開得
吴松一江置閘三座其餘通江連海河港並不開浚合置泄水
閘座尚未添設潦水蕩蝕圍岸亦未脩完爲此擬於元科苗糧
着夫一萬五千名内將一萬名先行放免止存留人夫五千名
隸充本監撩清工作每名工役一年免粮一十五石與免里正
主首雜泛差役添設壕寨分頭管領從本監察其地勢之高下
度用工力官司供給物料多廣置閘深濶浚河仍督責有司高

築圍岸三年之中人事盡則水旱無虞矣有此關係利害緊切
事理擬乞會議合無委自當職前赴
中書省計稟前項各各公事伏慮日一伏日遲緩其事不測雨
水浩大不惟重為民害抑且虛費前工已經牒呈貴監備呈
中書省鈞詳去訖當職今擬到華亭等處堪以添置石木閘座
并展闊泄水港浦處所若不早賜會議呈乞
都省明降行移有司就於元科苗粮夫內存留人夫五千名及
准備物料聽候興工似望不致臨期遲悞不便擬此今將擬到
添置石木閘座見在未辦物料及展闊河浦處所分定先後起
設合行開坐前去上狀請照驗早為會議可否施行

一擬添置石木閘六十二座先後作

三次安置後看水勢緩急再行擬

議添置

石閘五座

見在物料三座

未辦物料二座

木閘七座

見在起除衝損木閘木值二座

合添丁油等物

未辦物料五座

第五次安置

華漕東河石閘一座用見在物料

小許浦東河木閘一座用見在木植

添丁油等物

封家浜東河石閘一座用見在物料

新華南木閘東比米閘一座用見在

木植添丁油等物

第六次安置

華漕西河石閘一座用見在物料

小許浦南河石閘一座

封家浜南河木閘二座
東西橫泖幹山前東河石閘一座
潘蕩港東河木閘一座
第三次安置
東西橫泖南河木閘一座
潘蕩港南河木閘一座
張王廟東木閘一座
擬展開河道一千廿一處
第一次開浚
華漕　封家浜　大盈浦

白茅浦

第二次開浚

大曹港　七丫浪港　東西橫瀝

第三次開浚

耿涇　蔡盛涇　浩蕩港月河

張王廟東河

一擬用存留撩清人夫五千名充造開

開河工俊三年以後議擬裁減

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行都水監照到元料先合挑浚江湖

河閘等工程未了緣故乞添力

切照本監始於大德八年十一月內與監丞任貽信一同踏視吳松江淤塞去處打量計料合該工程起集人夫先行開挑一河總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上接吳松舊江導引太湖百川之流於新華安置木石二牐放水以達於海外有上源趙屯與浦以至新涇一帶合開故道欲分工開時值農興權行輟役後至秋收農隙擬於十月再行集夫入役開行省歐擬大德十年正月興工於是盡度一冬晴暖及至次春之後雨雪併作人夫凍縮如蝟束手不能興役前後八十餘日未嘗一日晴審勉諭各處部夫官吏着夫之家照管夫糧供給以時各得其所僅於晴日再行開訖故道三十七里三百二十二步一寸與

舊江水勢相接通流當其二次興工之際西自趙屯浦東抵新
涇首尾七十餘里悉皆松江府境内蒙行御史臺侍御史監察
御史廉訪司謝副使阿昔僉事解僉事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右
丞俱各親臨從併人夫添力成就其松江知府周惟忠所按
宣命燕營勸農興脩水利正當其任又係行省委定供給提調閘
江人員前後興工跨越三年累經句喚恬然不顧竟不前來供
給所起人夫或違限七十餘日或違限三箇月餘閑下工程其
餘路分往往興之均分閘挑如此戚裂又各處部夫官吏奄從
本監選委數内吳江州知州州高慶仁輒敢違例擅自差委老病
不堪之人州判時亨部夫令役本監恐其耽悮改委知州高慶

仁前來部昔本官百般推調却指以行省左右司句喚委令前
去嘉定州取問別事為由不肯前來如此不遵幸稱
皇帝洪福在後部夫官吏董習両方人夫悅以忘勞二次開通故道
總長七十六里一百四十三步一寸用工四百一十萬八千有
畸俱於限内告成導引太湖百川之水仍循故道迄今海艦通
行田禾得濟悉皆
朝廷成算委任前平章政事閭里榮祿提調得人之功止有新設
下口元擬置閘地面必合聽從元言人任監丞指分安置緣本
官蒙前平章政事提調官撒里榮祿差赴中書省稟說開河係
事未回除已開江道下口存留置閘地面分水河二道内一路

至江長二里三百三十九步六尺九寸一路長二里四十七步
聽候本官到來踏視與工大德十年四月初十日取發到監丞
任忠信牒請就行令監前去吳松江相視指令安置閘座出水
河道去後五月初三日以來適值霖雨大作江湖泛漲正賴講
河出洩水勢之時委官巡視得吳松江已開故道水勢浩大深
濶與元桃河身相等浩然東注勢甚端急下由新華石木二牐
於洩出水小汛時分晝夜常啟不曾閉時數內南木閘出水尤
為駛疾舟楫不能泝流外據新開樊浦至新涇南浜一河比及
下口先置木閘二座完備放水以來任監丞於廟涇以西蟠龍
以東開挑出水口子五處晝夜洩放直至河沙匯一帶通潮港

泆來泒於海其勢沸注與嶄華二閘之水丕殊亦已具呈[illegible][illegible]
經準監丞任昭信牒該閘挑吳松江故道元擬於新涇置[illegible][illegible]
閘二座依時啟閉阻遏渾潮為恐卒難成就先置木閘二座已
行完備內北木牌一座為上源太湖水勢湍急衝倒今再相覷
到小許浦修造木閘一座及於華漕置石閘一座就用官有[illegible]
在物料或造相應就請監丞任昭信赴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提
調官計稟劄付都該不曾親臨相視委少監程奉政松江貫[illegible]
府萬戶相視為此本監欽詳元奉閘挑吳松江事意止從本監
縣元言人任仁發一同監視商議若便行移少監程奉政與松
江知府石萬戶相視議擬狀稟差沈為此呈奉劄付總委監[illegible]

任監信與已委少監程奉政本省所委官依已行一同相視奉
此擬准少監程奉政監丞任昭信牒親詣元擬置閘許浦等
二處相視得所擬置閘地形委是堅牢便益呈奉提調官劄付
又仰與松江貫知府石萬戶一同相視連呈奉此為上項合置
閘座已經行移少監程奉政監丞任昭信相視得地形委是堅
牢便益累累具呈中書省并提調官未奉明降切詳吳松江故
道兩次興役用工四百一十餘萬公私所費不貲既已開挑通
流必須多置牐座依時啟閉以節水勢庶幾不廢前工可為永
利今吳松江已開故道止有新華二閘泄水遇潮泄放不迭元
擬安置上項閘座前後迁延年半有餘不能興工有此躭悞再

[illegible]閏九月十五日准少監哈散奉議牒該依准牒文前赴
浙浙匡省提調官處計稟公事就同所委本省令史阿[illegible]合過前
去松江府與本處軍民官親詣小許浦及華漕合置閘處議擬
得合依監丞任昭信所擬安置為便繼到松江府申備元安官
知府賈中憲萬戶石昭信等官牒擬相同亦已共程照詳近承
奉中書省劄付該除浙江浙行省如委必合修理合用夫匠依
側[illegible]攀外仰依上施行奉此却緣先於七月初五日准元人[illegible]
丞任昭信牒該所言水利須是用功三年方可成就今工役未
及半年止開得吳松江置閘三座其餘通江達海河港並不開
浚合置世水閘座尚未添徒澇水蕩蝕圍岸亦未脩完據清人

夫又來擬到爭閑緊切以此就委本官馳驛賫呈前赴
都省討禀至今未曾還監拋上項先合安置閘座必須本官劉
來赴將指分成造除牒杭州路備申行中書省行下合屬差撥
夫匠聽候并奏差董珪馳驛賫呈照詳乞全本官早為還監至今
不見到來又松江府有湖名曰澱山上源吞受太湖百川之水
下吳松江東入于海明有
奏准擬定閘挑依舊交做湖泊不揀誰休那裏頭種田實為整治
浙西水患去處欽奉都省議擬謂歸附以來只因數十家土豪
勢要不畏公法將自來禁潴水湖泊強行占為己田閉塞出水
河道淹沒官民田土不惟使數百萬租粮不能到官遂使數百

萬生受永被無窮之害

都省兩次委官督責行省擬不開挑雖稱旁通小港無益又出水故道徒費民財徒勞民怨害民之害依舊不除富豪之利妄然生事識為碓論秖緣當時太興工役之際所委官員出議欄開新河仍修舊港將諸人占湖田蕩盡數拘收入官不曾放水為湖是致元貞二年曹夢炎王驛吏緣不曾明白題說朦朧用付為主況諸人占湖為田不下百有餘戶官租主戶該納米糧至今徵納唯獨曹夢炎王驛回村上項湖田免納官糧為數不少前膚田司嘗言曹夢炎所戶每年免糧一萬一千三百八石五石四斗五升以此較之自大德元年四月付于今前後九年計

其不納官粮入己之數不下十萬餘石其田自東而西侵占水面往歲澱山寺居湖中央今寺西成陸者約七八里湖西一帶膏腴往〻悉為淤淀坐享一湖之利貽害萬民寔曰小損大德九年幸蒙前平章政事提調官徹里榮祿灼見其弊謂此湖乃吞吐諸水達海之大淵擁豪侵占去處正係此湖出水之要道本官親臨相視督責開浚其占田之家情知請托不行總方輸情入狀自願募工開浚於是用夫數百不數日間復還水面六百七十餘頃往年所司議謂湖田高水丈餘須用千百萬工人力難為之說虛誑十百餘年至此方見明白餘上未開財賦僧寺等田圍為數尚多已奉

中書省劄付準擬欽依開浚本監不嚴加督責來所司循情翫
聖終是虛調不肯興工兼奉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提調徹阿卷
九丁荣祿移咨
都省定奪未蒙明降近本監照到累次欽奉擬定為湖事理具
呈照詳今亦未蒙行下又常州鎮江江陰等三處合開河道元
蒙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移咨
中書省於大德十年正月初五日
奏
準勸率百姓自行疏浚欲興工役間卻准杭州路牒備奉江浙
行省劄付開坐到元料常州路合開河道七處該夫一萬八千
十名止坐到六千六百一十二名比之元料少夫一萬一千四百

三十八名鎮江路江陰州河道一十三處該夫一萬八千二百
一十九名俱各不曾坐到合着花名都該常州鎮江江陰俱路
不係水鄉如工程浩大卒難完備下年農隙再行脩治及准分
監牒相視到松江府平江路嘉定州河道大小十六處俱係引水
灌田河道為此通行移准分監牒開坐到已開河道外據常州
鎮江江陰未開河道十四處適遇霖雨相妨又值農忙兼有江
陰州妄言開河作與淹死菜麥致蒙行省委官相視虛妄將本
州官吏取招斷罪攪壞頭緒是故工程不能舉行維時五月以
後霖雨大作加以疾風晝夜不止諸處山源瀧注水勢暴漲比
與大德七年之水不殊平江路地勢最低彼淹尤甚常州鎮江

泄陰三處行中書省㓂稱不係水鄉往〻亦多淪没委請必監
給散奉議親詣平江巡視極治其餘去處一体留放必照給散
奉議回牒并浙西各路府州節續報到元被淪數內已申放并
不能申放各圍田畝數目畧比大德七〻年衮傷田粮十〻萬僅及
三分其餘已放田圍若此去雨水不致懲常倍有秋成之望不
意七月初八初九日西北風大作湖水泛溢吴江州中當日水
勢暴漲三尺八寸本州南北道路一槩淪没州市街道亦深一
尺五寸舊宿戴窐將稱比之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大德六
年水勢今歲最大各〻年及七〻寸歲不曾見此大水得此隨據
本州申六月初十日寅時以來水勢退減至十一日卯時二日

之間共滅二尺九寸隨即行移各處委官巡視救護亦已具呈照詳伏慮各州縣豪猾官吏鄉胥里正人等狃習舊弊幸災樂禍乘其風水並緣為奸匿申田園損壞妄報災傷為此行移各處令有司正官一圍圍躬親踏視開坐實被水渰圍岸田畝數目回報未到間准吳松江分監牒松江府元報今歲六月終被渰不堪車救三百二十六圍該官民田一千六百二十頃一十八畝二分粮三萬三千三百二石六斗六合六勺續據申人戶陳告水災係朱張財賦田共六千九百二十八頃八十五畝一分一釐七毫該粮二十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六斗六升前後不旬日間陡增一十六萬有畸別無民產俱係官田甚有可疑

委奏差劉榮等前去各處與本處正官一同相視去來開吳松
江府西報水渰田園或係熟田或係住屋基地或係風秕或傾
壯年積荒皆作水完或臨圍方見種戶旋用泥土堆作垣埒或
有故水入圍田上深水一二尺不見形跡或以稀薄可徵粮內
增批換數如此奸弊非止一端又分監照到本府當下上海縣
今戶凌瑞告四十九保主首蔣千五提領等將熟田五頃并十一畝
畝該粮二百九十八石捏合災傷將別項田移易指引冒破官
粮及鳳萬四等告七十保主胥儲萬十二等指要佃戶告災除
錢粮米續鈔三百四十五定入倉錢伊男儲富一用蕭蘭偽列餘
田官花押擅批分數及領阿九告上海縣吏康子華與本保里

首章新一名等商議許下康令史每石三兩主簿三兩主案二兩通同捏合風灾有康令史節次要該鈔二百七十五定俱係碩阿九賣付伊妻康小娘子等交收本府受理俱各不行追問其他如平江路吳縣謝復新告本縣檢踏官林主簿等下鄉檢灾每畝或二兩五錢或四兩五錢取受鈔二百餘定盡將得熟晚禾俱作灾傷及崑山州貽書施忠告檢踏司吏人等通同里正曾批風水灾傷冒破官糧一萬三千餘石常州路錄事司徐居仁告武進縣懷驀鄉里正主首通同本縣官典司吏指各保虛檢踏出移易都保以熟為荒冒除官糧九百餘石其餘似此之類不可枚數節次移牒本道廉訪司并牒杭州路備申

行中書省照詳區處督覔施行及累〻行移各處取會的實被
渰圍數逼遏半年並無回報以致本監具呈
中書省照詳差官前来撿踏追問其各處卽稱元報災傷田內
有僥熟并違例不准争差等田該糧田十一萬餘石已行具呈
照詳外擬各處未開河道于大德十年九月秋成農隙照依元
擬合行興工開坐呈奉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提調官劄付浙西今
歲田畝災傷米糧踴貴人民生受仰權且停候春晴照得常州
鎮江〻陰一十四處該夫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七名卽係
奏准勸率百姓合開河道先為行省差夫不周又值霖雨農忙權
擬秋收農隙開浚必合趁時興脩況着夫之家俱係附河食利

上戶雖令米粮踊貴彼既食其利勸之出備口粮傭夫開挑河
護己業因以就賑飢貧惠而不費一舉兩得所利莫大于此者
今當論開吠之後荒歉之歲添給口粮召民為役盡浚治河渠
正欲消弭水患若謂田畝災傷米粮踊貴遂致擱役以待豐收
伏慮未宜況今水患如斯若不拯治來春如河種蒔呈奉
中書省劄付節該常州等一十四處未開河道合用人夫若擬
全差緣彼中旧畝災傷人民生受除咨
江浙行省委請本省提調官與本監官一同相視令拘該官司
斟酌撥浚外仰依上施行奉此繼奉提調官劄付亦為此事除
差省都鎮撫胡武畧與本監官一同相視外仰與所委官一同

仔細相視若有必合挑浚去處畫圖貼說擬定連呈奏此緣此
將已是三月農興依上移委少監谷散奉議與差來官一同相
視得各處未開河道一十四處內除江陰已開二處外有未開
一十二處俱係
奏准必經合開河道即今兩澤均勻未見其害擬到各各與工日
期行移拘該官司比及開挑以來常切巡視若有壅塞泛溢去
處即更疏通引水灌田除依上施行外後至四月中旬後值霖
兩大作江湖泛漲委官分頭極力車救數內平江松江湖州地
勢最低衆水輻湊諸湖河道縱橫如織其松江被渰不及二分
湖州平江也而救護復元者爲數亦多惟常州鎮江江陰先蒙

江浙行省以為不係水鄉今其被淹沒田苗不能車救去處十居七八以比參詳水患如斯上項河道日後一日遷延不能興工豈不重為民害合於今秋農隙興工開浚具呈中書省并提調官照詳去後即日上項河道自七德九年九月內相視計料以此呈蒙春柱開挑以來于今已過二年之上不能興工是故從值連年水突難為拯救近為已及元擬興工日期伏慮過時及行擔悞本監衆一拯治水利營領兩浙江東三道路府州縣百有餘處略舉數內浙西上項江湖河道閘爭功垂成即係元料必然先合拯治處所其餘路府州縣應有諸湖河道陂塘堤岸閘堰田圍

次第合脩去處為數極多其間興除利害關碍生民休戚事理非輕全藉董省添力各路府州縣官吏并不以是何户計有田之家遵守奉行緣一等不畏公法之人暗與豪強為地務欲隳壞不顧害及衆民是故工作未興橫議先起本監官吏雖竭犬馬之力若非

朝

廷主之有毀而無書如蒙鈞詳添力成就免為浮言扇惑虛費前功實江浙生民無窮之大幸

行都水監丞為革行監俾究

竊以

國

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古諺云蘇湖熟天下足江南浙西與蘇湖

常秀之民所望者稼穡而已且以錢氏有國書之二百有餘年止一遭水患所以倉有餘粮民有餘食亡宋南渡一百五十餘年兩淮所用軍粮每日過江一萬石其餘路分支給尤多歸附之後所在倉敖又且多有備積止遭水旱一二年且其時豈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者耶皆是盡其人事而為之歸附三十餘年累遭水患此皆水利不治之故也自大禹三江既入之後世代相仍經營脩浚千涇萬瀆注江達海隋唐則有都水營宋有司農寺都水監撩清指揮使與脩水利提舉司設養軍卒數千人朝廷未嘗一日敢忘脩治水利之事如范文正公蘇東坡朱晦菴王荊公趙霖單諤郟亶諸公留心脩治各有水利文籍存焉

若浙西水利無益於
国家前畢後罷決不爲矣緣土木之工勞民動衆起謗惹怨之端
只可與樂成而已古者役民三日豈得已而用哉若是不耕不
蠶衣食從何所出飽食煖衣未有不勤勞而得者也盍亦思其
本矣今州縣官吏懼其部夫太冒役之勞又有遅悞不職之罪豪
富上户各於供給當夫之費又有科差不均之患所以誑言扇
惑
朝廷妄訴大逆不道者有之或言開江禁忌不利者有之貪緣譖
毀靡所不至且行監官吏既不詐要民財以爲己賍又不差占民
力以作私弟又與富户有[illegible]又不與時官争利职分所守合爲

也若有不公之心行無益之事則行臺廉訪司合糾治之緣何覺無一語古人謂仁者見之以為仁也或者妄以都水監害民為辭人可欺天可欺乎即今諸處米價騰踊皆因蘇湖數年不熟倉無積粮故也古之國家有九年之粮為富足斯言不誣矣倘更水利不治江河湮塞秋無他望民不聊生計將安出痛至骨肓雖藥之何益也浙西數百萬生靈之命實係於此可不慎歟照得今春徂夏雨水頻併自濟州以南至兩浙之地四望白水衆所見聞唯浙西地形最為低窪今歲約計所收田禾已及三分之二若非吳松江浚放滯水秋成百無一二況兩淮以北至濟州地面並皆渰沒若以彼處所收田禾分數比之[illegible]數何

國
上百倍則行監治水之功亦不小矣切謂
家以百姓為根本百姓以粮食為根本舍本逐末非良策也况
每年海運粮米一二百萬石給餉都城官民之家多食之又有
裏河客商舡隻搬運不絕粮道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豈曰小補
之哉當今
明
良在上察其理而行之實生民之大幸也
至大二年十一月浙東道宣慰使都
元帥李中奉言吳松江利病
照得當職前任行都水監大德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中書省
奏奉

聖旨一款節該吳松江淤塞去處仰行都水監與元言人任仁發一同監視商議開挑務要成就欽此除外本監始於大德八年十一月內與元言人任仁發一同踏視吳松江淤塞去處擬定合開處所委平章政事徹里榮祿躬臨江表提調供給督責各處起集人夫興工開挑間一時浮議沸騰或以為陵谷變遷故道難通或以為江中淤陷不可施工或以為流沙莫測漂溺人命阻撓多端衆心疑惑委徹里平章親率本監官并各路府州縣部夫官相其地形謂吳松江正係接洩太湖水出要道欲拯浙田淪沒之患必須開濬斷斷無疑省諭各路府州縣官若功成在衆不然我當其責由是衆心始定乃以是月之吉破土興工為

夫罣集各鍾具舉先徒衆云淞陷去處爲始開挑一月迄成長
三十八里八十一步三尺民不告勞不期而就上接吳淞舊滋
導引太湖百川淨滀之流直抵吳下於新華安置石木二閘欲
放水閘橫議猶且紛紜謂江身已高水安得下縱然得下不能
過閘及至閘壩啟閘滿流東下勢若建瓴故平章政事徹里帶
祿親諸閘上與各路府州縣部夫官萬戶千戶軍民役夫人數
目擊其事萬口一辭方信人言之謬然有上源趙屯揆浦以至
新涇一幕合閘啟道將值農興權行輟役大德十年正月再行
集夫入役開挑故道三十七里三百二十二步一寸與舊江水
勢相接通流二次興工 西自趙屯東至新華三汊口 又東至西

淤首尾總長七十六里一百四十三步一寸用工四百一十萬八千有畸凡濶二十五丈至十丈俱深一丈五尺當年五月以來霖雨大作江湖泛漲正稍濟河出淺水勢之時本江已開故道水勢浩大深濶與元挑河身相等浩然湍急之勢東注新華石木二閘放泄出海舟楫不能泝流外據凡浦至西浜一河於下口安置木閘二座未完未能放水遂急於西涇以西蟠龍以東開挑出水口子五處晝夜泄放直至河沙匯一帶通潮港汊東流於海其勢湍注與新華二閘等此時平江松江湖州等路皆稱往年大水惟大德七年為最今歲比大德七年之水不殊各處濬河通流易為東洩比之大德七年所損田禾十分僅及

三分可見本江出水之効繼而七月初八日初九日西北風大
作湖水泛溢其平江路管下吳江州正係吳松江上源比日本
州飛申水勢暴漲三尺八寸本州南北道路一槩渰淺州市街
道亦深一尺五寸耆老戴寔等稱比之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七
年大德七年水勢今歲最大各人年及七十餘歲不曾見此大
水隨拋本州申七月初十日寅時以來水勢退減至十一日卯
時二日之間共減二尺九寸亦本江出水駛疾之明驗也迄今
海艦通行田禾得濟皆

朝
廷成算委任得人之功備有行中書省據松江府等處軍民等
官耆老人等舉明闍里平章開江功績皆文可攷但上項河道

上接太湖百川之水下通海潮必須多置閘座依時啟閉及依
舊例設置撩清人夫時常撩洗使上源之水日夜東注於海了
水二潮不能入江為患歷幾不致重費前功可為永久無窮之
利前行都水監元擬於小許浦等港處先行添置木石閘
已蒙
行中書省依准
都省咨文委官與本監官相視擬定必合安置據合用物料先
家故平章政事澗里常祿欽依收買到官除銷用外有司見於
吳松江上收貯聽候又擬設立撩清人夫三千名呈蒙
都省依例准設本監官與行中書省議定合撥戶計止緣所

司故延其事不為着緊供給及元言人監丞任聪信赴[illegible]
都省稟事經年不回直至大元年五月與衙門一例華嚴當
職切詳浙西地勢極居東南之下諸湖河渠縱橫如織於內太
湖具區實為諸處雨水山水聚落之淵藪萬頃汪洋必須疏泄
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所謂震澤即太湖也自神禹以來迄
今三千四百餘年二江泯沒已不可考僅有吳松一江舊云其
濶可敵千浦歷代極治有方禁防周密雖海水日有二潮帶沙入
江不能為患
聖旨
收附以來所司失於經理富豪爭利往往於緊切要害所在侵
占為田塋致湖沙壅遏湮塞斷流泛水逆行莫可制禦加以霖

兩浙膏腴之鄉屢遭渰浸行中書省慮及錢粮根本尚准

都省

奏奉

聖旨設立行都水監衙門專一極治其事首命開挑吳松江故道與

委故平章闊里禄荣提調供給本官不憚泥塗親臨董督二次

集夫用工四百一十餘萬除免有夫人户黄粮三十二萬五千

餘石又官給添差人夫口粮三萬一千餘石公私所費為數不

貲闊道累年已斷之流仍循故迹誠非易事即日止有新華新

涇木石閘二座放水出海前行都水監管領之時不時委官往

來巡視猶恐啟閉非時走透海潮為患及恐淤澱各閘出泄不

迭處背前功本鹽衙門倒單以來各處提調官少肯用心所委守閘人員不為依時啟閉遇有損壞不即修理及合添置諸閘不見施工并都省准設撩清人夫三千名不問催撩但復一日漸致廢弛誤為可惜兼詳方今臨存咸都尋處尚設河渠之司況浙西為水稻粱之地

国

家倉庾所在水利水害關係非輕別無專任之官得與偏負當職忝居見我事屬僭言但比以陳庸叨頓斯役目擊利病不容緘默

附蘇軾 [illegible] [illegible]傳 附[illegible]

水利集卷之六

宋范文正公慶曆上疏言江南圩田并疏導太湖吳松江

公於慶曆間上疏曰德惟善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在農務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田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以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脩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產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或三石計出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

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

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

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來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

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右河塘

太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

貫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臣請每

秋降勑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可興之利

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虛係本州軍選官

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

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寒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

運之費尤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諸取其簡約易遵
從之徽猶賜諸路轉運使而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守此養
民之政富國之本也又蘇公軾嘗言三吳之水瀦於太湖之水
溢為松江以入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
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無水患昔蘇州以東
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
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於路為千橋以迎江勢竟
不可用人至今恨之又按崇寧蘇州常洲縣進士胡恪上書論
三江包於太湖五匯三十六浦四十二溇當曲為之制則水有
所歸求不為患乃詔給薄尉俸隨司門員外郎李公傳相度開

修三江積水後轉運提刑提舉司言開淘吳松江堙塞去處自大通浦泄水入海凡用二百二十二萬七千八百一十五工錢粮十八萬三千五百九十貫石紹興間大理寺丞周公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低下之田多為積水浸灌蓋緑溪山諸處併居太湖水分為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於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於江其江泄水諸浦中惟白茅浦最大今為沙泥淤塞每歲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壅溢遂致浸傷農田欲望令有司相視於農隙開決白茅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為四州無窮之利近年以來浙西常有水患公私交病崇寧紹興間疏導故迹尚可尋訪乃未有建明者四十二湾古云九里為一湾

二湾低一尺二百四十里到三江口三百六十里到大海三江口江面濶九里地勢低於震澤三丈到震澤底定震澤即太湖也所以謂之平江三江口吳江水與湖水相會合之地謂之匯也

宋范文正公守平江上臺省官諮目言吳中水利水害

蒙賜鈞翰訪以疏導積水之事何岩廊之上而意及畎畝是伊尹耻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某運塞之人常欲省是及覩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其為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眈惑於群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頗隨鈞

遁竄而句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姑蘇四郊略平窊而為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濬之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江壅橫搜諸邑雖北壓楊子江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為沴為人必薦飢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揚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為物蓄而停之何為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為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其謂不然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獨不下於此耶江流或高則必涌、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畎之處下流不息

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其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
潮也春之時刻少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
入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其謂不然
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禦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歲理
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熯涸之災潦
歲則啟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畎之後重勞民力其謂不然東
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
其羸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
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曷為其勞我民勤其生不亦愈于
隋而死者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其謂不然姑蘇納苗米

三十四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秋糴放者三十萬官私之糶無復有爲如農穰之歲春後萬人、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五萬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賊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賑閑五河淺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猶有二三未能播植復謂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得停蓄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未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相傳云出水尤利如想數道而開之灾必大熾蘇秀間有秋之米期已大矣

畎澮之事戕於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罪也然今世有所興作横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亦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之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其已具此聞于相府仰惟中丞有憂天下之心亦留意於此焉

宋兩浙運使趙公子潚平江知府沈公瓘相視崑山常熟合分導水利方畧

趙子潚爲兩浙運使與知平江府沈公瓘言近被旨相度水利害遍歷吳江吳長三縣民田渰沒去處相視以至常熟人自常

熟北至楊子江、又自崑山東至海口推究源流講求利病今詢訪得浙西諸州平江最為低下而常湖等州之水皆歸之太湖自太湖以導於松江自松江以注于海是太湖數州之水所瀦而松江者、又太湖之所洩也然以數州瀦水之巨浸而獨泄于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勝受而洩放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楊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兩邑大浦凡三十有六而民間私小涇溝又不勝數皆所以決壅滯而防泛溢也後因潮汐往來泥沙積淤、舊置開江之卒尋亦廢去此大浦所以堙塞而民田所以渰沒也、天禧天聖間運使張綸於常熟崑山縣各開衆浦以導

積水景祐年間郡守范仲淹親至海浦開浚五河使東南入于松江東北入于揚子江與海政和間提舉趙霖講命興修水利開浚三十六浦及後工僅開常熟兩浦昆山一浦而罷迄今四十年諸浦堙塞又非前日比遂致民田告涝十歲八九今相視合行開掘分導緊切去處如后

一常熟縣開浦五處梅里塘泄昆湖并常熟塘一帶積水自本州東栅由梅里鎮至白蕩橋又白茆浦元係泄放昆承湖二水自周涇至滸口又崔浦泄放昆承湖之水由梅里塘積水自浦口至雉浦一帶又福山浦係泄放昆湖承湖之水及府塘一帶積水自尚墅橋及九折濞至黄里橋又黄泗浦係泄

尚湖及昆湖水自三里汀直至十字港

一崑山縣開浦四處新洋江北接百家瀼南出吳松江自百瀼口太倉塘又小虞浦北接鰻鯽瀼南至吳松江自鰻鯽口下南至黃墓村橋又顧浦北接斜塘瀼南至松江自郭澤塘口下北及郡逕又郭澤塘南夏駕湖東流顧浦路徹吳松江已上二縣摠計工三百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四工錢三十三萬七千四百六十六貫三百文米一十萬一千五百三十九石八斗九升契勘崑山縣四浦工力不多乞止用本縣食利人户支給錢米委本縣監督開後常熟縣五浦工力浩瀚係與吳長等縣利害相及欲除崑山縣外有本縣食利人户以五千人

為率人夫數少郎於三縣見賑濟人內募揀壯人充應所有差官起工等事續次條具申請緣平江府積水經今兩月餘日未退已妨種麥若不於農隙之際支給錢米僱夫開治深恐來歲春雨積水愈甚轉失常賦不便望賜旨揮施行詔從之

郟正夫言治水利害上兩府并司農書月日具銜獻書其官闕下某謂宋有天下封域輪廣之數雖不及漢唐而唐封割裂之餘天子所使吏治者無幾而本朝南極嶺表北抵幽薊東跨海岱西極川蜀天子一切使吏治其稅賦委於令郡兼于守漕臺制置以督之司農計省以總之以至窮僻蝎澤肩負手提之物魚鰕蔬蒲之微凡民之服用飲食之資官未嘗不收其征

逮今逾百年宜其財貨豐衍禮樂興行而國用迫於上民力匱于下顧不及漢唐之盛者其原安在宜乎朝廷憂勤念慮遍詔天下而講求之也然自詔書之下議者紛然謂國用不節者有之吏員太冗者利歸民下者西北太原者夫謂國用不節者何事能節者幾何謂吏太冗則可減者何官而減之得無廢于事乎謂利歸于民則可歸公上者何術而歸者得無傷於民乎謂興西北太原則所興者損吾之所與者損乎之所入者幾何而能丕與者何道而無患乎是皆知其細而不知其大究其末而不究其本也孰謂大與本曰兵不耕而仰食於民田不闢而遺利于地也且國朝之兵無慮百餘萬高下相通賜予相兼大率

率五十緡而給一卒則歲費約五千餘萬緡天下二稅緡五百億而絲綿芻藁之數過其半以計當今養兵之費僅若未足推鹽酒山澤之利以助其用矣此所謂大也漢唐墾田餘八百萬頃國朝乃二百萬頃又自皇祐以來比景德中田增三十六萬頃而所入之租乃減七十二萬斛則遺利不謂不多也此所謂本也嗚呼兵戎之防國之大事聖君賢相方且謀謨廟堂兆遠方殊外之人所宜擬議雖無能者之方可更之術不敢妄進若夫田畝之事則某固蘇民也世為農人幼而見父兄從事於田畝之間長而聞搢紳議論水旱之事又嘗訪之故老求其遺跡輙得一二計吉可行然久自鬱結而不欲輕言者蓋功大者衆

必懼利愽者効必遲夫以大功愽利言於衆人以求速効其蓋見諒也必矣今者伏遇其宮抱玉質之器結真主之知衆時適用方欲舒伊尹澤民之術立周公太平之基士之有知當世之利害者莫不採枚而施行之况京師倉廩之所積悉仰于東南而水田之利莫大于蘇州一歲之輸不啻三四十萬石而尚未能盡其地利之半則其安得嘿嘿、不獻說于門下耶伏惟閣下以微賤而辱其言不以迂闊而忽其說察其為利之大主張而力行之不惟蘇州被其賜而天下亦被其賜矣何也蓋蘇州之水利天下所共知而曩者崇公鉅賢又嘗相繼而營之其遺利尚如此則天下之遺利固可知矣苟蘇州之利興則天下之

利必興則墾田之盛可侔于漢唐而興矣向之所謂細與末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其擘畫條件已申左右干冒台慈不任云云

某再拜

一中書劄子

司農寺狀近准中書批送制置三司條例司連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狀據於應天府戶曹參軍管勾本司文字郟亶申言蘇州水利制置司已劄付兩轉運司詳亶所陳與本路提舉倉司共相度如合要亶亦具狀申今據兩浙運司倉司狀本司牒蘇州勘會亶所言水利經久利害本司遂躬親往彼相度得亶所陳甚詳亦有合行事條去處緣多係浩大合要亶同商量相度

欲乞推發遣齎前來申寺乞指揮事進呈奉聖旨令司農依所乞右劄付郟亶准此熙寧四年正月十九日

一第二次論列利害狀此係奏狀

准正月十九日中劄子云云者臣已于五月二十日能廣南東路安撫司机宜文字職任六月十九日起離廣州今于已韶州出陸前去兩浙次切緣臣所陳水利委實浩大蓋蘇州之水田東南美利而隄防不立溝洫不通二三百年間風波蕩蝕僅若平湖議者見其如此乃謂舊本澤国不可使之為田上倫下安恬不為怪至如堽阜之田皆肥衍農孚每遇大水一熟其收倍獲於水田只因隄堰隳壞不能瀦水而歲為旱地深可痛惜夫

天生時而地生財人者承天之時順地之宜作為衣食以自資也今乃不能承時順宜而止欲隨天之水旱任地之高下任幸其自成為民者既不知所以承順方為吏者又不施所以教導之力而欲吾民富庶不可得也臣籍係崑山家居太倉正在水田之間備知利害伏見自來治水者不過取其舊所開所治者隨曲直濶狹浚決之而已臣之踈陳跌異於此方欲順地形高下之宜私古人蓄洩之迹高其隄防大其溝澮曲者使直狹者使廣通民之往來而害田者塞之使民田而可為溝澮者浚之如此僅可治水若夫依隨故道而苟免一時之責切恐空費公私終非經久之利臣今欲乞先諭司農司陳白利害然後往兩浙

運司倉司提刑司同商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一上時相主判司農寺

月日具位謹裁書再拜獻于其官某姑蘇一賤儒也世本農人倖竊科級方其少時聞父兄之言及長又聞士大夫之論議皆謂蘇州之水數百年而不能去其患者莫窮其原某居自憤悱曰豈田生畎畆之中而不能知水旱之利故常訪之故老求其遺迹區區二十餘年果得其利害大抵其說近于迂闊而可見非於衆人其利似於淺近而可見笑于童子惟其可非於衆人可笑于童子此所以數百年而不能去其患也何則夫田有積水而旁有江海衆皆知其決之於江海今某乃欲擾其決之道

而瀦水以養田豈非所謂迂闊者乎夫依岸以圍田童子所共知也今其乃欲高其隄岸濶其塘浦使水行於外而田成於內豈非所謂淺近者乎然攷之于古則存其跡行之于今則得其宜為工雖大而為利甚博故謀于心也詳而施于外也果今者幸蒙朝旨令仕相度是某之言粗可施行然有可慮者其職在州縣身為部民而與本路職司本州守令較量是非辨論可否則勢既不侔議必難合不唯使某徒有建言之名而無立効之實深惧上負聖君求治之心次負閤下愛民之意下恐蘇州水田之利畢世不能興也伏望閤下哀憐其志特賜条陳俾冥賤之吏得造堂庭之下按圖指陳別白利害果有可采願賜主張

而力行之則其二十年區〻之心獲遂於一日而蘇民數百年未除之患有賴於一言也干冒台慈畢情無任戰汗之至不宣

其再拜

一中劄

司農寺狀准中書批送下廣南東道提刑司狀据前守應天府户曹管勾廣州机宜文字郟某狀准中劄司農寺狀据兩浙運倉司狀合要亶同共相度奉聖旨依奏亶已前去此欵先詣司農陳白利害見住洪州已來聽候朝旨所据狀後排送司農所准中書批送下前項狀乞指揮施行右進呈奉旨宜令郟亶候到兩浙路相度到利害即令赴司農商量劄付郟亶准此熙寧

四年十月十七日

一郟亶奏治利害狀

臣准中劄節文奉旨令臣候到兩浙相度利害即詣司農寺商量臣今已到池州切緣臣所言蘇州水利與自來建議之人不同蓋未建議不知古人治田之法但循目今泆水之末舍小務大略近治遠求効歎速而久愈無功糜費雖多而水災仍舊臣擘畫以治田為先泆水為後由小以成大自近以及遠要利雖久而收功甚速用工雖大而為後不勞所以與自來建議者不同也臣今欲再乞先詣司農將臣元所上文字地圖與今所陳利害及將未合行事件曲折辨析子細陳白則利可盡於一塗

[illegible]河定於數月之內小効可見於一年大効可成于五歲
臣今往真州聽候朝旨先具到治田利害大槩畫一奏聞所有
將來合行擘畫事件容臣前路譔成文字至司農日供上謹具
所陳利害

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

昔禹將震澤為患東有堽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堽阜疏為三
江東入海而震澤始定然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為田。
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
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
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

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艱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之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每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之高下井之而為田其環湖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為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為橫塘以接其勢而棊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為堤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為闊其塘浦以使決積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不下一丈且如塘面闊三十丈

傍澗二十五丈深一丈積土二萬七千五百尺分為兩岸則每岸積土一萬三千七百五十尺故岸基可闊五丈面可闊一丈而高二丈已上然其間塘浦亦有淺狹處并所取之土未必盡能為岸故曰高者二丈低者不下一丈也今蘇州水田之岸高者不過四五尺低者三二尺而已塘浦闊者六七丈狹者止三五丈而欲禦湍悍之水其可得乎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隄岸高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尺故雖大水不能入于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水亦高于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堙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

低田之法也所田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于海者又有早晩二潮可以灌漑故亦於沿江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為横浦其塘浦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堽阜之地高于積水之處四五尺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堽阜之地雖大旱歲亦可車畎以漑田而大水之年積水或從此而泄之耳非專為闊深塘浦以決低田之水也至于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堽門堰門斗門以瀦蓄之雖大旱堽阜之地皆可耕以為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

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地常獲豐熟也

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

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必有長每一年率逐圩之人脩築隄防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崑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鵲段大泗段湛段及和尚圍盛墩圍之類至錢氏有國而常撩清指揮之名此其遺法也開河之卒而名之為撩清者防隄常存而逐年撩治之謂若今之河清然洎乎年祀綿遠古法隳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

田圩中因以為家欲其行舟及安舟之便乃鑿為小涇小浜即且非未所陳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安泊船也涇浜既小堤岸不高遂致壞却田圩為白水也今崑山栢家瀼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階甃之遺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迹也今崑山富戶如陳新顧晏陶湛等田舍皆在田圍之中每至大水年亦是外水高于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或因人戶請射下腳而廢其堤壋浦久不浚治故肥泥增漲人戶不顧久遠之利請射為田官中利於租稅或因請託逐圩給付始依小堤於外然無大堤干內一遇小潦遂蕩然聚壞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每州縣舉盡乞開浚塘浦不知古

務開其塘浦高其堤岸之意乃謂只欲行舟决水不須如此深濶兼恐上司及朝廷不從多是小破工料少計日月比至累後則將一條塘變為三条塘也自小虞浦至和塘並濶三二十丈累經開淘今小虞浦只濶十餘丈至和塘止濶六七丈此目所睹也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脩堤岸蘇州租米上田每畝一石下田只五六斗又論納苗稅借使年、還熟每畝不過剩得三五斗若二次做岸每畝約用錢三二百文故田主寧肯棄田不肯做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渰沒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納租亦依常數而租戶樂於間年渰沒也或因决破古堤張捕魚蝦而漸破損或

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做岸一圩之内既是衆人之田边圩之人往往侵削边圩之田以為己田及其圩岸既壊边圩之人豈肯更出己田與衆人做岸所以無由完復舊堤矣或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隳壊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百姓既無力浚塘脩岸官司又謂本是民田不肯調發夫役與之脩治上下因循遂成白水故隄防盡壊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堤岸亦皆狹小沉在水低不能故田唯大旱常閏湖秀之田及蘇州堽阜之地並皆枯旱其隄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

蓋由無隄防禦水之具也民田既不能容水故水與江平而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各交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臣伏覩朝議狹汴河者謂汴濶處水面散漫不至深決湖汴河淤澱今蘇州水面動連一二百里而太湖水不可及黃河湍迅而歛三江不淤不可得也今二江已塞一江又淺倘不完復堤岸驅低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盦塞則震澤之患不止蘇已矣此低田不始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隳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則潮不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隳壞水得瀦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

復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堽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堽阜之田已乾枯矣唯大水年湖秀二州與蘇州低田淹沒淨盡則堽阜之田幸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復堽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由也蘇州有不旱災即有水患但水田近城郭為士人所見而抗復重旱田遠城郭士人所不見而說輕故議者止論治旱也

吳郡誌所載後項併錄于后

實既累上其說五年九月許詣司農寺陳白寺以其說上聞詔

次實為司農寺丞提領兩浙路興脩水利六年實以其說鏤板遍下州縣許諸色人詳議髙初實言蘇州水利其書與圖大抵以為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沿海之地稍髙常多旱故古人治田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碁布之實所能記者總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堤岸用度十萬夫水治髙田旱治下澤要以三年而數之田治矣朝廷始得實書以為可行遂直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脩實至蘇興役凢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為擾多逃移會呂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年正月一日有旨郟實脩圩未

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聞奏人皆韙然十五日延下方振燈吏民二百餘人交入驛庭喧鬨斥罵燈恚躁踐驛門亦破亶幢頭墮地一小兒在旁亦為人所挈前去此方盡遣諸縣令出郊標邀行地至是諸令鳴鈸散衆遂罷使亶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內銓

亶既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因歲事亦有所建明今亦錄其大畧

僑書大畧云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脈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畎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之

土後至於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維岳不究堤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尤存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閑司冗職既已罷廢則隄防之法疏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興脩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皆失舊聞受命而來恥於空還不過據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為得計但目以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枕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堤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淹浸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浦決水入江是導

湖水淫由腹內之田瀰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瀦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方出於港浦復為潮勢抑回所以皆聚于太湖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瀰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港為謬論矣又況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嶺阪重復間當其霖潦積貯溪硐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入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眾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即古所謂震澤也昔

禹治水亢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松一江存為疏洩之道既湮于昔又為權豪請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為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罾簖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半為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湖常秀之間陂淹浦港悉皆瀰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為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翻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於畏雨也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為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

日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体勢故遂決於西湖瀏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天岡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陽湖沙子港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以望亭堰分屬蘇州軨靡之患如此則西江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諳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於海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隣郡上戶熟田例敷錢糧於農事之隙和僱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為害之處並築為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瀼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涇北漸築為堤岸所在陂港築為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漾浦仍体究拓湖澱山湖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

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還長河
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
為害淺此前所謂旁分其支脈之疏不為腹内畎畝之患者此
也水為東南患其來久矣獻其端者大低二說一則以導青龍
江開三十浦為說一則以植利戶從涇浜作圩岸為說是二者
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
効若止於浚涇作堨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
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二者兼行
以規近効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
之茜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

于松江閘常熟縣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閘閘以遏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使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之五卸堰使水趨於揚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亦不知此然閘浦未久而汙泥壅塞決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閘以防江湖而不知後流以泄沙漲故有湮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知築堤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於閘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垾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尾

則可盡其善其所乞開崑山常熟縣之茜涇等浦必置堰閘者是以茜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徑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為丈其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以地面為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為丈尺不問高下而匀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又浦口不置堰閘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致浦塞湮故乞開茜涇等浦須置堰閘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或聞范參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茜涇等浦亦皆有閘但無官司管轄而豪強耆保利於所得不時啓閉遂致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弊

其所乞復常州無錫界望亭堰閘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
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於
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岸
道所障其水瀦畜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閘則無
復有防遏之理故愚先乞開茜涇寺浦以决水有東流之便乞
行望亭閘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西自有五邱堰可以决水
徑入於北江若使長潤之水決下此堰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
而常潤之水亦可以就近順流而入于揚子江若此堰決水其
勢甚徑昔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
知決堰不知預築堰下民田堤岸以防水勢也五邱地形與民

田相去幾及丈餘平居微雨水即溢堰而過已者浸溺之憂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又不曾高其民田圩岸以為隄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某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南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入于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宣歙至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耳二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淤不能通泄且復百姓便於己私於松江古河之傍多開溝港故上流欲出之水不能徑入于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內即先戶部水利

奏中所謂向歆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雖於崑山常熟兩縣開導河浦脩築圩岸然上流不息諸水輻輳或風濤間作洪雨繼至所開浦河心皆壅滯所築圩岸必有衝蕩盖沿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揚子江外其餘皆連接平江湖瀼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岸亦免風波所破其閘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松江而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

水不入乂無患害嘗考漢晉隋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吴郡至隋平陳始至蘇州漢時封境甚闊隋開皇中始移于横山下塘正觀中後徙於闔閭舊城而又湖州乃隋將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吴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塘毗陵在古皆吴之屬縣以地勢卑下沿江邊海有為堤岸以防遏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之海鹽令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而北六十里有漢塘大和中所開疑即僑今所謂開鹽鐵塘以泄吴松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其築通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海塘堤二百十四里即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於開河而

築堤以遏水亦兼行之矣故為今之策莫若先浚上源水勢而築吳松兩岸塘堤不惟水不入於蘇而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乃可墾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上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淞江殊不知開吳淞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趋於海故也倘效漢唐以來堤塘之法脩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幾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為太湖之深廣瀰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四環四合無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

可治之田瀦瀉之餘其淺於者皆可脩治永為良田況五縣積水中所謂五瀼陂淹若湖則有瀫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崑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瀼則有大泗瀼斜塘瀼江家瀼百家瀼鰻鯏瀼蕩則有龍墩蕩任周蕩傀儡蕩白坊蕩黄天蕩雁長蕩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墟淹揖墩淹今涇淹明社淹僅三十餘雖水勢相接略無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匱其水復於隄防四旁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瀦畜湖瀼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垾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車畎之利其餘若斜塘瀼大

泗瀼百家瀼之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分勸人户借貸錢穀脩築圩垾開導涇浜即前所謂湖瀼三十餘處者往往可治者過半矣其閒江南有萬春圩吳有陳滿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為良田坐收苗賦以助國用都民再世有水利之利雖不能為必可行然用心甚專為說甚詳故錄之以備論議者之參稽焉

水利集卷之六